



嘉慶乙卯鑄

誦芬錄

何汝鞠誠德題



敬於歸安鄭柳門先生為年家子先生就養星子折
行輩交之甚引重也敬每修起居先生諄諄以所輯
誦芬錄命之序後敬居南昌先生以書促之敬禮不
敢辭誦芬錄者錄滎陽鄭氏自浦江遷歸安諸先正
之言行也古者譜牒之學以明世系定昭穆為宗後
世稍壞集嘉言善行以附益之于以章前功訓後嗣
如史書所載英賢錄官族傳是矣然多出著述家非
子孫之言若李繁鄴侯家傳韓忠彥魏公家傳王皞
沂公言行錄雖出子孫又止一人之事而已惟明彙

明氏世錄崔鴻崔氏世傳則通記一姓之人誦芬錄之體例蓋視乎此而所錄言行則以遷浦陽之後為斷焉浦陽自南宋以孝友傳家垂數百年義門之名滿天下本源深固支派繁衍其分散遷徙者俱守義門家法以長其子孫歸安于浦陽分居浙東西風氣相及是以錄之所載大者至兄弟爭死名動萬乘小者推財讓能有益於人以及守一術之微勤一事之細皆有長者之意不愧其先可謂善矣使鄭氏子孫有得乎此可善其一家若天下士大夫能推而行之

相勉以和相厲以節其所成未可以意量也若是則先生之為此書也其意不甚盛歟敬鄭之所自出系自歙為南祖之裔與浦陽自北祖出者不同然皆望滎陽舅氏清如先生家法恂謹敬少時私淑焉故敬于是書樂附名其間且推闡之如此嘉慶十九年十月既望陽湖惲敬序

誦芬錄序

誦芬錄卷一

義門二十二世遷湖支下鄭 佶謹述

鄭出自姬姓周厲王少子友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
鄭為鄭桓公十三世孫幽公為韓哀侯所滅子孫
播遷陳宋之間以國為氏幽公生魯魯六世孫榮
號鄭君為項籍將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
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
鄭君子當時字莊史記有傳生子鞫鞫生江都守
仲仲生房房生趙相季季生議郎奇奇生穉漢末

自陳居河南開封晉置滎陽郡遂為郡人穉生御
史中丞賓賓生興字顛蓮勺令興生衆字仲師大
司農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緜緜生
上計掾熙熙生二子泰渾渾魏少府大匠生崇晉
荊州刺史崇生適適生隨扶風太守隨生趙侍中
略略六子翳豁淵靜悅楚豁字君明燕太子少傅
濟南公生溫溫四子濤奕簡恬濤居隴西奕後魏
建威將軍南陽公為北支簡為南支恬為中支奕
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允伯叔夜洞

林歸藏連山幼麟號七房鄭氏白麟字嘉徵生師
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鄩鄩生斌卿唐書宰相世
系表謂白麟後絕蓋因白麟而下五世皆不仕史
家失攷非無後也詳在袁晞姬姓錄與鄭元哲故
家攷中斌卿生庶唐青州刺史庶生侍中徽徽生
大理卿廓廓生鱗鱗生給事中暮暮生宣州觀察
使回回生宏宏生倕倕生子襲子襲生扈扈生凝
道字伯定宋歙縣令因家於歙凝道生殿中侍御
史自牖字孟納遷遂安自牖十九子其第十三子

安仁秘閣校理生三子渥浼淮俱徙浦陽白麟溪
明成化朝淮之十三世孫塌號雲石因父早喪從
母外家湖州烏程縣之驥村居焉

秘閣公安仁御史公第十三子也同浦陽朱恮師黃
山薛大觀薛善說春秋紹述孫平陽復之學登其
門者千餘人惟朱與公得其要領及朱家居講授
公使三子從之游季曰淮字巨淵即遂陽公也時
年十二穎敏絕倫學三年洞究經旨朱禮寵之以
外家女宣氏為配贅於宣宣居香巖後改名白麟

溪

遂陽公由遂安贅於宣二兄渥浼送之十里所不忍
去又復十里執手歔歔竟夕不成行乃謀共來徙
時人語曰墳麓相應浦陽三鄭

白麟溪在浦江縣東二十八里源出惠香院舊名
香巖遂陽公與二兄移居其地不忘其祖遂以名
之白麟公之二十四世祖也碑刻白麟溪三大字
元太師右丞相脫脫書翰林學士歐陽元題後載
麟溪集乾隆癸酉原刻移置白麟庵中今在溪上

者為重募溪上有橋九曰承義曰崇義曰眉壽曰
通輿曰義門曰旌孝曰板橋曰鄭公曰旌義
宋靖康中歲儉遂陽公粥田千畝有時以起饑乏人
懷之號所宅為仁義里而當時擁厚貲者竟無感
發明申屠衡送仲宗公洧聽宣諭東歸詩曰西州
豈少多田者徃徃驕奢不再傳

遂陽公娶宣夫人當宋元符二年十一月丁卯一乳
生三子曰煦曰熙曰照皆善士照生冲素綺而族
始大

曜父公照寡言笑人或過譽之輒感額曰子何壞我
若是年九十有三

宗醇公縕年十五以文學鳴二十即亡有文三卷名
冲應集明永樂中修大典詔求天下圖書進呈留
中

冲素公性至孝父曜父公為勢家誣陷吏得賄文致
之下獄拷掠無完膚公方自遂安還號泣奔視門
卒禁不得入公以額觸門血流被面卒義之俾得
見見則抱父痛哭哭已仆地幾絕歸草疏求刺史

錢端禮陳奏願代父受刑并申誣陷始末寃得白
母張夫人病風手足不能屈伸日侍牀下抱持以
就便溲者三十年初娶丁氏饋食稍緩姑恚丁有
後言公即出之繼娶阮氏已有子與妯不相能復
出之或疑其已甚公曰因一婦而構一家不和義
不為也最後娶傅夫人既卒蓄一女奴方九歲侍
十一年始嫁猶處子也乾道中有司上其行於朝
賜號冲素處士

張夫人嗜泉飲天旱水涸皆絕冲素公鑿溪數仞不

得泉慟哭其下三日夜泉為湧出俄頃溢丈餘味
甘如醴微作荷香浹旬始變人異之名孝感泉至
今旱潦不竭泉上築碑亭碑為明蜀獻王書監察
御史王理序其事為之銘載麟溪集

冲素公將瘞母張夫人之夕天大雪平地深尺公泣
禱辭極凄苦聽者下淚厥明雪未止迨喪車至兆
所域中雪融方丈城外封積踰七日始消

遂安族子有丐於道者冲素公挽至家囑夫人賣簪
珥製衣衣之割所耕田使自給後得起家公自遂

陽公粥田振荒後產日削又好施無以自存或至
過晡不炊大姓黃宗夔俠士也袖白金見遺公却
曰寧餓死可受無名之賜乎黃歎服至下拜去
冲素公面黑如鐵目光焰焰視烈日不眩出耕隴上
挂書牛角少釋耒輒取誦不輟夜則澄坐或至達
旦著有春秋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永樂中修大典
進呈詔入經籍志

義門同居自冲素公始嘗植榷於居室之陰取子孫
不離析之意睦州方子顧惟慥記云圍十尺有奇

高六十五尺有奇榷不過十尺羣枝四出者屢倍
之大根臃腫盤結左右一枝南出若蒼龍然名處
士榷公臨歿無疾晨起沐浴服深衣大帶拜先祠
針大指出血滴酒中召子姓列飲之誓曰吾子孫
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者天實殛罰之言訖又
手正容立久不動視之則已逝

方存雅鳳跋處士榷記後云木之榮瘁義門盛衰之
所繫天順間失火離居樹亦無存佶嘗造麟溪謁
祠諸宗老指點其處悵然者久之

言方錄卷一
懸柏原冲素公墓距宗祠半里許墓前香亭三間繚以垣牆牆外裔孫屋宇比連墓銘晏郎中穆謨游學士佀書碑今偃土中殆三之一文載麟溪集柳文肅貫跋冲素府君墓銘云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羣疑辨二卷題云浦陽長樂朱恠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謂恠之為人無以攷其詳倪距朱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山孫氏此必有據昔人謂通經之士當時無所表見後世必有知之者朱公之事蹟雖不彰觀文肅跋語知之深矣

希聲公聞常粥彘於人既去徐自籌曰彘之值不至是今過取之是不義也呼回減還之贈禮部公鑑幼年使主酒遇有數市者怒之曰爾農家何多費耶斥之去

希靜公閑精堪輿家言卿士大夫爭禮之一哂其意掉頭去不顧

原道公運居母何夫人喪衣內外皆麻不近酒肉不

附火族兄良裔公慰解之公哭曰罪人也敢自求
安乎族兄亦泣下不已

守道公迴七歲五經成誦人目為神童比長不樂仕
進蔬食終身非祭祀不食肉

宋淳祐中大疫轉相傳染有至滅門者人恐惑裹糧
四奔不相顧恤藍山公政母夫人病甚公與配賈
孺人謹侍疾皆竟無他公善居積物無棄者役童
僕隨其所長產因以盛孺人事女紅不至夜分不
止子婦奉之若嚴師家面九藍山自號藍山逸民

美仲公徽父母亡聞人言及輒嗚咽流涕事兄如事
父

龍游公德珪貌精悍鬚垂過胷以才薦為龍游丞撫
弟青田公德璋甚摯仇家陷弟死罪當逮揚州公
哀之代其行青田公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
足哭爭往就逮公紿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
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奸狀白爾去其如彼何言訖
詭以他故出就逮弟追至廣陵則死於獄矣仰天
大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骨歸瘞廬墓再期載宋

史孝義傳史不詳其事之由系記止云仇人墓誌
止云里胥按貞孝公淵撰博士公濤行實謂青田
公饋蟹於盧氏盧乃鄉之豪疑讖已橫行不久遂
虛構死罪貞孝公距兩公纔四世自必有據

宋咸淳末國勢日蹙姦民嘯聚依山林為民病青田
公以計縛送倡亂者於官民用以寧常平使者王
霖龍嘉公捍禦功聞於朝會青田盜數起以公為
尉公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

東明精舍在東明山下青田公講學處龍灣公文融

一名拓之前榮後寢東西四齋西曰成性曰四勿

東曰繼善曰九思問難處曰敬軒鼓琴處曰琴軒
退休處曰游泳軒琴軒外少南有水一泓曰靈淵
淵東北有泉老樹橫蹲其上曰梅花泉泉東北列
石為坐曰吟臺凡為屋二十楹今圯宋文憲濂胡
仲申翰王允達汶皆有記載麟溪集今為書院移
於山下半里許仍名東明承兩公志也乾隆壬午
重建講堂學舍視曩時加廣詳書院志講堂西偏
古樟一本圍二丈餘腹空可容三四斛枝葉繁茂

陰覆十席蓋數百年物也

青田公病革時龍灣公方官會稽亟歸殆將屬纊龍灣公泣問齊家之道公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瞑今祠中大書兩楹間曰永遵祖訓毋聽婦言龍灣公家規序

余自先世居婺之浦江高曾基之至吾祖吾父實成之及吾兄弟之身幸得擴而克之繼而守之歲月寢久而吾骨肉之聚居者多至千指遠垂八世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然基之難而成之守之

者為甚不易此吾家規之所以不能無作也嘗竊自念吾高曾祖父之始克有家先伯當江南內附之初而早沒吾先人拊摩諸子如出一致營締生業日底成法蓋至于吾兄弟實有承其緒餘久而不敢廢墜而吾子姪之列亦各有以曲盡慈孝友恭之義而無媿者是又豈非吾祖父之流風遺澤傳後及今之遠者固然哉余猶兢兢業業深慮其未足以致遠也是故田廬粟布出納費用者必務於有常節冠昏喪祭飲食起居者必務於有常禮

他則賓客之宴勞鄉間之調恤一營為動作一銖寸毫髮類無不悉使之有常周旋曲折而一納之規矩準繩之間於是之以之而持已於是之以之而理家毋以奢焉而過中毋以儉焉而不足必也蘄於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也此吾家規之所以不能無作者誠為歷世滋久之圖固何敢苟為目前淺近計哉自今觀之吾兄弟之身無忝於吾高曾祖父之始基則夫多至千指遠垂八世既有以啓之於前矣至吾子姪之列又且無媿於

吾兄弟之世則能各盡其慈孝友恭之義吾又何待深致其思慮之所不及哉雖然基之難成之守之者為甚不易此吾家規之所以不能無作也於是余竊任家事自吾弟文泰之商確有為者實興起之而今諸子鑑欽等之鞠躬盡力者復輔成之有或違此豈惟不思高曾祖父經營締構之艱勤以有今日至於朝廷旌表之科炳然具在可無懼哉所有家規畫一條布於後永以為後世子孫矜式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朔六世孫大和謹

序

祭柳文肅公文

維至正六年癸未十二月十又一日辛亥友人鄭大和致祭於故翰林侍制柳公之靈曰自河圖授羲洛書畀姒而人文之兆已萌煥乎有殷郁乎蒼姬漸至暢達而敷榮自時厥後或晦或明逮春秋兩漢之壯偉華瞻猶為可尚至魏晉梁齊之浮誇淪靡有不足稱自後或盛於唐復有五代之淺陋再闢於宋又逢季世之殘零蓋未有若我皇元之

盛治作者之迭興也是故許文正之不顯性真直造周程之秘奧姚文公之恢拓文體上追韓柳而爭衡倡之導之以勵多士鼓之舞之以風四方而斌斌文學之美亦何啻龍興雲集虎嘯而風生公時壯年立志已宏從師問學負笈擔簦既見岩南於仙華又謁仙山於澌水而所謂知行竝進者亦惟篤實而粹凝於是悉心以受傳若性情之精微文章之準繩公既盡得之矣宜乎志益篤而學益精故其氣貌之溫溫德性之徵徵使人就之則儼

然而威叩之則肅然而清蓋不可以意而將近公不自謂已足而猶廢寢忘餐究理會源攷經訂傳必若庖丁之中其宥縈而易牙之辨其淄澠然後敷暢融洽發為文英此其積於中者既久而見於外者故能韞韞而崇欲其勢若黃河怒瀉達乎泗漠其氣若白虹橫布貫於太清其文燄萬丈之長若火之燎原烜赫乎宇宙焜燿乎邱陵飄然如曳明月之珠毅然如建干將之戟森然如列昆陽百萬之兵讀之則洞心駭目服之則睅面盎背如觀

火龍黼黻之文聽錫鸞和鈴之聲壯矣哉獨以斯文為任而先一世鳴是宜為國之楨作帝股肱而措萬世於隆平胡為乎初主泮黌歷典儒臺而遂十載韜跡於林垞惟德性之冲澹恆葆淑乎靈醇固不以賤為辱而以貴為榮然縉紳之慕戀學者之依憑蓋有若鳳凰之與景星於是有詔起公直赴神京吾意天其或者將使潤色皇猷黼黻乎帝廷而作我儀型奈之何德未博施道未大行而遽即世乎元扃豈造物之難知抑神理之不可徵吾

將有問於彼蒼果孰尸夫窈冥何賢人之痿痺而
愚者之救寧一世之短萬世之長惟微言之尚存
為學者之珮珩其幸承末契深締交情以區區之
合釜剡上其事而致推服之命曰規曰範敢不是
志是銘一遵我公之素營諸孫弱冠俾之授經祝
之以辭而責其有成則公乎與我有德義之交併
敢不深加刻勵拳拳服膺自今以後其孰能剪伐
我荒穢搜剔我聾盲瞻荆山之阡有四尺之塋痛
哲人之不可見惟松楸鬱其青青樽俎既陳肴核

既盈薦以牲牲侑以粢盛諒精爽之如存庶來享
其芳馨望蜀山而矢辭哀涕淚之如傾尚享

龍灣公有妾翟氏善伺人意公厚之遂敢不禮於家
公叱出曰不棄爾豈冲素子孫耶妾顧盼祈留不
為動卒出之

龍灣公解官歸指朱子家禮曰假我二三年吾當無
愧於此製古器服命諸孫講肄之親與之升降周
旋度可用宿翰林侍制柳文肅為賓行冠禮禮久
廢人以為難行公持益力卒不負所言今麟溪集

中加冠辭數十篇皆當時鉅公所製

龍灣公置義阡距懸柏原左若干里平岡廣數十畝
吳淵穎記稱施恩於無所望報之鄉可謂篤於為
義

平山公文泰撫家一以慈刺忍字懸置各室使相雍
睦凡饑服聽其自為不問或譏公公曰寬則得衆
吾苟吝不與是教其私也但使有節善矣將卒語
子姓曰人之賦性有厚薄然不可不勉為厚也兄
弟間有厭梁肉者有操瓢為溝中瘠者貧富之分

漸至懸隔於心何忍今吾家數世如一身不因同
居之故耶盍勉之

元大德十一年大旱平山公鑄釜鬲日煮糜濟饑全
活者甚衆先是始遷浦陽祖遂陽公當靖康元年
粥田振荒三傳至冲素公貧甚公乃冲素六世孫
家業復振按靖康元年迄大德十一年凡一百八
十二年為善無不報遲速自有時信矣
長卿公文厚凡得食必與昆弟共或外出必留以俟
衣取蔽膚不尚紉綺

震卿公文轟器宇寬宏行事平易近人見公貌者不待聽其言欽為善人君子配賈孺人有慈德幼賤有病一夜三四起視瀕卒遺言粥金珠以濟貧人紹卿公文嗣每謂人曰人年縱滿百寧幾旦夕既有兄弟何不日相樂顧反以貨利惑耶家政悉倚諸弟遇酒就飲飲少輒醉索鏡自照曰予家和氣長如吾醉時死不憂矣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拊背戒之曰當思久執此勿自促之世以為長者言

紹卿公既聘張氏女公忽感疾手足不仁張父母欲更許人孺人不從以語侵之孺人持刀斫案曰兒聞烈女不更二夫夫有疾命也業既名為鄭家婦今若別嫁頭與案同言訖淚下父母知不可奪卒歸公歸三年而疾瘳享年六十有五孺人名瑞字伯奇享年七十有二崇祀節孝祠家先哲每注善藥施人長卿公遇病者或中夜來謁急起而與之宗伯公沂亦然鄉民患瘡痢厲氣相染至不敢往來公每旦臨門散與不倦

震卿公文轟器宇寬宏行事平易近人見公貌者不待聽其言欽為善人君子配賈孺人有慈德幼賤有病一夜三四起視瀕卒遺言粥金珠以濟貧人紹卿公文嗣每謂人曰人年縱滿百寧幾旦夕既有兄弟何不日相樂顧反以貨利惑耶家政悉倚諸弟遇酒就飲飲少輒醉索鏡自照曰予家和氣長如吾醉時死不憂矣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拊背戒之曰當思久執此勿自促之世以為長者言

紹卿公既聘張氏女公忽感疾手足不仁張父母欲更許人孺人不從以語侵之孺人持刀斫案曰兒聞烈女不更二夫夫有疾命也業既名為鄭家婦今若別嫁頭與案同言訖淚下父母知不可奪卒歸公歸三年而疾瘳享年六十有五孺人名瑞字伯奇享年七十有二崇祀節孝祠

家先哲每注善藥施人長卿公遇病者或中夜來謁急起而與之宗伯公沂亦然鄉民患瘡痢厲氣相染至不敢往來公每旦臨門散與不倦

以薦署為紹興路學博未上卒卒時耿耿不亂起坐榻上與家人一一道別并謝平昔往來者微笑而終年三十有八

樞判公銳典家財創為格式用財纖悉皆書月吉呈家長押字而通考之鈎檢有法一如官寺後期滿當代毫髮不欺覆視篋中遺楮幣三百以油污存復取火升熨去之歸之公中先是龍灣青槿兩公著家規男女各同室而膳旦望各趨於庭下加齋飭自宋建炎迨元至元旌門時同居已六世食指

三千恪遵之信安汪進士文璟題義門詩曰教行官署嚴無異食散僧堂靜不殊當時氣象儼在目
前

旌表故事廳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楯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元時已不用惟量地之宜高其外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一尺廣狹方正稱焉汚以白而赤其四角用以勸不孝義者永康胡長孺詩云左右建臺高一丈粉板元題

明晃晃指此

元時民有同居五世輒下令旌表其門余家以六世同居有司上其事詔許旌門自東塾公文嗣迄叔高公榑又四世御史李好文禮部郎中吳師道復言之賜蠲復自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詩以美其行余忠宣闕行縣以孝友七郡莫之先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褒之里中遂有析居二十餘年復同爨者

青榑公欽長家時視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病稍減津津喜溢眉宇治家極嚴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喜從善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告之常舍冲素公手植榑樹下因以青榑居士自號示不忘祖也續家規七十三條叔謹公榑長家時亦如之

鄭氏義門續規序

至元戊寅春余家居既著規範五十有八條已勒石樹于庭右余雖不敏復以平日所輯祖父之訓演而繹之成績規亦六十餘條以補前規之未備

者因得序而論之夫義出于天衷者也故凡聚廬以居合釜以爨者亦皆人道之常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雖然此亦豈易致者哉自余七世祖冲素府君始以孝友興家至吾伯祖龍游府君勇於嗜義而吾祖青田府君被誣構當之廣陵廣陵時方內附干戈未息衆皆驚駭莫知所為吾祖方就道伯祖暢然念之必欲以身代卒去不還吾祖日夜悲感實懼繼志之不力視吾世父東塾府君愈於已出吾世父亦敦雍穆之行丕承惟謹蓋自吾

祖銖積寸累七十餘年而家道始裕仲父平山府君又以有為之材恢宏先緒直至於吾父之老年方克經畫家範垂示來裔其措意非一日其積功非一人後世子孫豈或有知祖父之友愛躋勤若此者哉余竊懼焉是故明宗著系在乎烝嘗原始報本於義為急於是示以奉先之孝宗人雖疎實根一本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於是示以睦族之義里黨厄窮無所申告同為天民烏得不閔於是示以恤憐之仁其他禽色酒音之敗度棋槩博塞之

廢業暴強僭侈之非禮倡優詞曲之導淫凡纖毫
之可戒與夫錙銖之當勉者無不備書於冊為吾
子若孫者尚思爾祖父立家垂訓之義而懋勉之
哉雖然天地之間有感斯應余見名流右允未一
再傳而鞠為邱墟者或三四傳而遂致凋隕者皆
由植心匪貞貪攘無厭故天隨覆墜之今吾聚廬
合釜而居者且九世自非吾祖父種德之宏深垂
善之溥博又安能直至於斯余於是夙夜戰兢恒
以畏天為心故凡一念慮之微一事為之著常若

有昭然臨乎上森然翼乎旁者吾之子孫若能於
此謹之則吾規範之行必將益遠而益振愈久而
愈彰而吾祖父之友愛懃勤者亦不為負矣易曰
積善之家必之餘慶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實守家成敗
之符也且并引之為吾子孫切切告焉書成遂質
之家君家君命勒石以示後人因僭書以為序重
紀至元歲次己卯春正月十有五日七世孫欽謹
序

為人後者服當殺青槿公出繼龍灣公迨本生長卿
公歿公服三年喪痛悼終身語及為後事哽咽不
自勝家僮施慶薰習從善每得美味持歸奉母執
親喪哀痛三年王御史餘慶書孝僮二字褒之
架閣公銖與兄青槿公營田二千畝建嘉禮莊嫁則
度用緡錢三千有奇娶則度用緡錢三千五百有
奇凡平日機杼所出與夫畦畝之從奩者不在此
吳淵穎萊記稱酌其中而處之各得其所宜云
架閣公游京師時脫脫太師秉鈞軸以致太平為務

才德之士多見甄拔公儀觀偉飭器之奏為行宣
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宣政統治江南諸道
浮屠民事浮屠以幣交者公絕不與通江浙行省
右丞相朶兒只方領院事察知公廉命持檄行浙
東西秋毫無所私浮屠歎曰受檄來者恒需重賄
不奉命則禍立見及其還梱載無算今鄭公蕭然
耳

元季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千頃餘隸松江等
處稻田提領所中而都水使者洎江淮財賦府復

重賦之民日以困架閣公為提領聞於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萬餘斛上下共利之公命給還於民吏以無主名為解公乃計種家口數分日糴於市如貧人配吳夫人性平恕宰物必均寧已劣於人側室勞孺人生著微公誤及宗伯公夫人慈甚媵人報以安寢日乃瞑不得報達旦不成寐勞孺人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

架閣公嘗言太阿在室孰知其剗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耳余將作萬里游當必有所遇即勿遇歸老邱壑未晚以二蒼頭上馬徑去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受知於脫脫太師後官松江稻田所提領會從子仲侯公洵來省一夕病卒公哭之慟既而曰人生不啻朝露何以官為即日解印綬而歸

架閣公秩滿將歸院掾史俎琮江澄蘇龍友舒常王宗敏傅元澍諸人載酒肴餞之江泝或問公治喪何促公曰受代而過為留滯家範之嚴戒也衆喟

言金卷一
曰恪守家範如此階而進焉有被於政化可期矣
四明劉子青為序其事序載麟溪集

景和公鑿生平不以穢言加人人或加以非理示之
以一嘿莫不慙服景聞公鍾卹僮僕如子姓人樂
為之用施惠貧困不使知自己出

彥宏公鉅喜注善藥施人一如公之伯父長卿公一
日適隣邑有拜馬前者公曰吾不識汝拜欲何為
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幾死賴公藥乃生久
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顛之頓地公笑遣之天大

雪有童子凍餓於路亟溫以酒治纊衣之送之家
都事公鉉自幼端慤屹然如成人人不敢狎視語一

近褻輒正色視之間人有輕已者輒自責勵及主
家財娼家意其可惑百端傾誘正色叱之娼詫曰
此鐵石心腸人也父病值妻卒不敢哭強歡以奉
湯藥不使之知越八日父亦卒哀慟幾絕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鬚髮為之頓白終喪外舅張必慶勸
公更娶公謝曰多見後母戕虐骨肉者忍令吾兒
陷之耶時年未四十

揭文安在禁林黃文獻在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時
皆折行輩師之都事公游京師二公與公交論詩
文每至達旦士大夫見公皆敬憚焉當酣酒放歌
聞履聲則斂容正坐時公之從子經歷公泳與從
子僉事公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太師訪時政之
弊公進數千言太師多采而行之

叅政忽都魯沙與都事公有舊其子為武義宰免官
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公延其家二十口來浦江給
衣食三十餘年

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聞義門名
皆戒士卒毋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
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內雞犬牛羊殆盡都
事公說之曰明公非太師偏裨乎太師征高郵以
無罪去國明公之士恣行不道脫有言於朝不識
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為之奈何公曰
為明公計不難浙東據山阻海民柔順易制誠能
撫定綏輯之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噓咳
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曰非公不能

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
肅然

明兵取婺州都事公攜家避入諸暨流于里岐陽王
統兵過浦江歎曰此義門也躬為扁鐸而去事平
遣帳前先鋒帥民兵二百護其家以歸

金華張氏富室也張翁無子樂全公銘壻於其家丁
母夫人喪張翁晏客具樂公潛避於外張不省其
故疑而問公曰壻有親喪不如葷聽樂家法也翁
意乃悟遇晏輒曰不可以我故廢禮不復召之翁

年老欲以家貲委之以終養公謝曰壻義門子翁
幸壻之敢不竭所事得田數畝屋數椽足矣他宜
畀之翁之族子翁如其言翁卒公為經紀喪葬族
人得田者漠如也會仲兄清容公鉅歿以次當長
家政公哀痛不忍遽歸終翁喪羣從固請乃告外
姑以歸籍所得張氏田廬歸諸公公以久居外家
不親家事讓姪宣使公渭宣使亦固辭終虛其席
公嘗過鮑溪遇雨汎濫濟者病之為造石梁刻銘
石上署名貞和貞和公伯父號也或謂公之資出

言身錄卷一
婦家不宜推美伯父公曰吾家無私財成事歸諸
長禮也何敢要譽晚好易自號樂全子

樂全公秋扇詩云紈素裁扇新明月在人手爽氣逐
心生清風隨意有相攜不暫違敦視期悠久涼颺
適何來商聲起庭柳鳴蟬抱蒼葉零露灑虛牖欹
斜倚牀頭不復撼予肘四時恒代謝一旦若衰朽
買紙亟為囊裏藏勿蒙垢來歲當炎天舊盟誰肯
負笑持琥珀杯再滴葡萄酒古鼎詩云有鼎稱自
商意謂黃金鑄原是千載銅價倍黃金數三代已

遼邈今存豈神護駢連碧鈿光燦爛朱砂吐俗子
亦何知爭言未曾覩嘆息重摩挲萬物不如古二
詩傳誦藝林僉謂可作怨舊喜新者戒

明初以軍食不足倍徵民糧寇平宣使公謁岐陽王
言民久困徃時約暫借不可失信於民時胡翰亦
以為言王遂奏罷之配吳孺人裕善筆札通古今
為諸女師

元季新城之役分七邑大家不即完工者築之土中
東門要衝功最大限旬日就皆相顧失色孟良公

樵即率衆往屆期未就築土中幾及胸鄉里聞之
爭持石來助乃得免公處事勤敏不避艱險以身
率諸弟時門戶多事晝夜應接不輟者逾一二年
公凡視耕稼收必倍

飛霞公源嘗遇異人得仙術坐密室竟日不食幼讀
魯論未半棄去後忽能詩下筆不休論大事多驚
人語攻瘍醫著懸解篇方正學序稱不顧舉世之
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自號非非子初澄坐方
榻上身如槁木睡睫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
斯者凡七年若有物鯁其中芒刺森膠肺腑必吐
去乃暢厥後濡毫著書奕然成文

偶賦

非非子遊神山阿凌雲倚翠高嵯峨手持七尺
珊瑚樹穿雲陟險牽絲蘿恍若奇峯七十二排
空結陣無偏頗中有層樓連傑閣朱甍畫棟堆
蛟鼉琉璃碧落鴛鴦瓦浮光搖影翻金波雲遮
霧暗香可掬鳳翔鸞舞無參差白眉道士走相
見雲裳霞佩鳴瓊珂翩然長揖示寶訣授以有

無無有他乾坤鼎器貯藥物文武煅煉光相摩
玉龜噴液豈燕救金鴉出入非噓呵恍惚之中
有靈物要使萬象無遮羅子欲見之信可易但
將定力摧塵痾水宮火鼎弗騰沸龍爭虎戰非
干戈無形無跡即妙有有彼有我皆成魔無則
光明皎如鏡有則昏濁當磋磨隨形生影了無
着若谷答響皆非訛反觀斯理妙中妙萬物盡
備如吾何勿謂我歌恣狂誕請視日月雙飛梭
可憐羣生空總總不知老去成蹉跎非非子言

勢不已便欲濯足天之河拂衣大笑視山麓白
石化作羣羊多

明初大家翰勸助糧郡守與義門有隙欲十倍其徵
飛霞公之從弟宣使公洪因繫於獄公請以身代
不許號哭於庭守感動令減半輸之尋主簿公渙
以納金不能足曝於炎日又往請代亦不許公乃
自曝於日中

廉訪公游京師初為丞相別免怯不花館賓丞相出
鎮南服公從行杭城災連數萬家丞相趣吏具文

書以聞公爭曰杭民無恒產俟報下振之則已大半為鬼矣汲黯發廩非其時乎丞相悅令戶賦之公曰戶有大小必計口乃宜從之將辟公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中書公復從行欲用公為宣使俾理問官咬住召公咬住別有所薦因匿丞相愾卒然問公曰儒者可為行人職乎公曰不可咬住反命謂公不屑就丞相怒而止公知為咬住所賣亦不辨

脫脫太師喜士廉訪公走謁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退居於豐與公語大悅留之公乘間曰蘆蕩之利宜與江淮萬姓同之閣下專之無乃不可乎太師曰向者悉歸豪右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民物何云專耶公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意若怒公失辭者公從容曰在至元間魯王嘗取之上以其病民罷之且詔羣臣不得奏請閣下今復繼焉毋乃違制書乎太師笑曰吾業已奏辭姑試君耳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有道士也爾往事之

廉訪公館脫脫太師家太師以公得師道稱譽弗置
口有聞於朝初皇太子鞠育太師家與哈刺章同
卧起有旨欲使之共學公謂太師曰輔導皇太子
歷代自有故事今苟而行之是取譏於天下後世
也太師入奏如公言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
家而返明日太子至公以孝經進喜見顏色因賜
錦衣一襲明年太師得罪出居西寧以哈刺章託
公時訛言沸騰或促公亟去不去禍且及公曰以
孤託我中道棄之不義孰甚死生命也吾何所避

卒不去丞相別兒怯不花與太師有微隙又怒公
不屑為宣使而客太師家將罪公復憐公才不忍
發遣人鈎致公公曰丞相遇我厚寧勿知之其去
也為理問所間耳今丞相幸用我然受人託而遽
背之何以事丞相為丞相義之

元至正八年脫脫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廉訪公為
長史明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叩公以民所最病事
公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債取券使受直於
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之信將

言方錄卷一
何在太師即勒吏使給之鈔以緡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舊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薦者多濫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為次榜補之斥去已薦者四十人蕭熙黃拱等號訴於太師太師以示公公曰法弊固當更然守以歲月而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盡已薦者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

太師在西寧時門下客盡散無敢履其庭者王架閣梅時過之廉訪公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屢短君君反賢之何也公曰賢之者以其知義爾若某有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益賢也將選御史公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公為長者

鄉先達為臺臣所糾奪其誥命廉訪公言於太師復之及其來京頗用人間將風御史劾公公不為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廕入官公復白太師擢為崇文丞始愧歎以為不可及

元至正十年春廉訪公遷宣文閣授經郎召見明仁

殿上顧資政院使朵爾只班曰此即哈刺章師也
教法肅甚朕今升入宮庠矣宣文在禁中密邇端
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嘗問公家同居事屢歎以
為嘉瑞書麟鳳二字贈之

廉訪公官吏部員外時鄆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
官期止三年白公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
入銓遴即上之關畀之後著為例董甲雲南木來
人以任子當官貧不能賄吏遂以戶冊有異移符
審之公曰京師距雲南萬里公牘往來動經一二

載且其先人嘗官於朝豈無可稽耶下架閣吏閱
籍而注之永新尹趙大訥上休致之請時新例必
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竟失之吏以為難公問例
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七日對公曰趙之謝事
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僻在大江之西數日間其
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

徐人周令尹家陷於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
徐其女掠入太師騶奴家使之主汲力不任欲赴
井死周物色知之不敢言廉訪公將聞於太師人

曰國家以徐叛殲之君言不脫吻而禍及矣公卒
白還周

太師征高郵廉訪公從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公追問
之民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媪傷故逃耳公曰王師
除暴禁亂乃令侵民耶吾不言孰當言者急踪跡
之獲樞密院吏王丙執詣太師寘於法冬十二月
太師以讒去公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
事十六年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公為御史以母夫
人年高辭已而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事

而中書同日奏公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
臣覆奏乃止將入謝上皇太子聞欲留勿遣公以
故對賜眉壽二大字持歸以為親榮

元季中原道不通廉訪公致政浮海而還至萊州洋
遇颶風擊旅舶壞深目而髯者六十人望公舟號
救主舟者曰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
為亂言人人同公力屈衆議斂其兵刃而飯之暨
升岸羅拜而去

元季浙西屯重兵挾貓獠軍勢強仆民廬舍為薪上

下惴惴莫敢問廉訪公鞠訊知隸平章政事慶童
帳下械送請治之軍遂不敢譁譯史桑葛藉憲使
威視僉事忽都不花如無人僉事欲黜之恐激怒
其長乃引退譯史愈鴟張無忌公劾之憲使持不
下公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之憲
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公上行御史臺時平章為
御史大夫罵曰鄭僉事剛介士吾熟知之爾固不
能容也擲其文於地遂寢

廉訪公授經宣文閣中戴星出入以開物成務迪導
之勲戚大臣子弟學成而仕蔚為名臣從弟博士
公濤方官經筵檢討權叅贊官每進講兄弟連翩
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潼之賜人尤以為榮
元時禁闥出入有象牙牌長不滿尺刻宣文閣三篆
文塗以金背以蒙古衛兀字寫作兩行東陽王嘉
詩云講筵曉日瞻龍袞禁闥清霜拂象牌時廉訪
公官宣文閣也

廉訪公在朝公卿大夫無不愛敬翰林侍講學士豫
章揭傒斯翰林學士承旨瀏陽歐陽元太子右諭

德東明李好文司農少卿臨川危素尤與公為文
墨交麟溪集中傳銘記序詩賦出四公手最多
元時授書宣文閣閣中有土圭測景自卯及申始解
學見江陰熊夢祥送廉訪公由授經郎除浙西憲
司僉事詩序中

宋文憲撰廉訪公墓銘序云濂見君言夸出峻辭戲
君反覆相撐拄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鋒起且曰
子未可少吾後當然已而果然可見有志之士其
事終成

吳淵穎講道諸暨方氏義學博士公偕兄廉訪公及
平陽州判宣岳負笈往從時同學數十人惟與宋
文憲相契因訂來家塾朝夕與游公同文憲及諸
弟已冠讀書東明山中人以安定徂徠目之後廉
訪公在脫脫太師相府以太師命召公公至與廉
訪公同教其子哈刺章其秋太師禍發公始終教
其子如廉訪公

脫脫太師還朝時檢討員缺鄉人王子充謂博士公
曰因太師求之必可得且公論所歸然陳基亦欲

進取但慮之耳公曰太師回自貶所杜門自守何敢干之且清高之職非所敢望為我語陳當自進毋為人所先既而陳得用來謝及太師復相陳為人所恐欲辭以讓公公力沮之回至大都王復致陳之言曰我得用為檢討實鄭君讓我今我為浮議當去若歸鄭君猶我得也幸鑿腹心陳遂棄去冬翰林承旨月魯帖木兒以公論舉公為檢討同知經筵事侍講黃文獻喜曰爭而得之亦或爭而失之讓而得之人誰與爭斯為君子矣

元制定謚屬太常博士公之官之明年戊申五月張士誠敗死餘軍聚於山東乃請謚於朝公持不可曰士誠雖受太尉之爵所據州郡何嘗為我有朝廷忍恥受其虛詐不得已耳若生既假以重號死又謚之死生全美於賊獨何幸乎太常守禮之官今非禮定謚何以勸後太常之職自我始廢實難曲從都事曰朝廷姑徇其請欲收其餘軍為用公曰彼敗卒烏合不久將散得之亦無用言雖切莫有聽之者愈促定謚公乃以惡謚進首相失烈門

言少金卷一
大怒即以胡益替公為博士公休官後徙南京再
徙廬州居十一月選至禮部定禮樂尋以病篤放
還田里

除夕家飲團圞天倫樂事博士公曰蘇文忠公之不
可得者既獲遂願紀詠以識此喜因用餽歲守歲
別歲韻貽弟姪首章曰昔予京城遊詞林忝參佐
每欲酬歲除無物可充償一官冷於冰蹇拙慙措
大食貧難持觴况欲餅屢卧豈無雙鯉盤炷燈惟
獨坐東隣若釜魚西舍成塵磨回思城中饑遇節

不易過誰期今夕歡吹埙衆箎和二章曰吾言童
烏際望節來何遲及茲迫衰老節往歎莫追羲和
靡停御興懷渺無涯有酒須引滿為樂宜及時如
何秦視越較此瘠與肥鐙燭今夕共羈孤昔年悲
迅景曰改歲緣情可無辭新節豈不近吾顏鏡中
衰三章曰時序忽云邁歟若掣電蛇金光一瞬息
奄睽難邀遮今夕復何夕惟當飲亡何談諧雜童
稚笑語懽無譁往歲客中度鼓聽譙樓搗清夜不
能寐對此燭影斜於焉兄弟合良集非蹉跎作記

言方錄卷一
紀和樂吾言豈云誇

博士公不解飲秋夜陪長山潛溪春谷眉山諸公會
飲喜友堂諸公強之大醉援筆賦長歌云煜煜文
星夜聚奎喜逢諸老赴襟期白頭共結山中約絳
帳曾叨輦下師老去簪纓咸得謝年來泉石幸相
依舊遊如夢成陳迹往事如新語故知湖學淵源
真不愧攷亭模範合無疑雄文世許今蘇頌綵筆
人推昔宋祁侍席俊髦皆學子趨庭羣從總孫兒
耆英難擬西都會真率庸追洛下時座上共誇人

似玉風前何惜醉如泥東籬節近花方蕊南浦霜
初蟹正肥自是情深知味永何妨坐久任更遲壺
觴屢酌緣知己賓主相忘肯記誰顧我平生那解
飲共君此夕復何辭他時別後如相憶應記麀溪
醉寫詩當時賓主之賢投契之深宛然在目諸公
強之飲知公之醉不及亂也

同居時數被誣陷費鉅萬計仲昭公漢處之裕如少
時食母芻母擇美肉與之弗敢竟食侍父側斂容
正立父或假寐必俟覺而後退

元時仕者皆受職田如古圭田之制而侵漁者徵民租率數倍經歷公泳受知於脫脫太師辟為三公府掾懲其弊力請減其租入太師聞於朝且著為令中書下其事民以不窘楮幣之行歲久朽敗物價騰貴公為推子母輕重之法著論以拯其弊時論寔之

經歷公從脫脫太師平徐州征高郵公慮有讒間言於太師曰太子撫軍古之制也丞相宜竭股肱之力輔東宮以行則事有濟太師不從讒言果起公

又請悉捕諸盜然後釋兵歸朝就令以譖死亦不負社稷太師嘆公忠而不能用既而皆如公言後除既足倉使階從事郎轉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時守性嚴刻馭寮屬如束薪公直道而行無所顧避或勸公少貶公笑曰吾豈鄙夫患失者耶守聞為愧悔有疑獄二十餘主者不能理公為剖決吏服其明無敢欺者

經歷公為三公府掾時從兄博士公亦仕京師月俸所入公不私蓄一錢盡歸兄所秩滿歸各奉諸父

母旋奉庭訓頒諸族屬義門無私財世當為法
元季浦陽近寇疆軍需百端家屢遭不測經歷公料
度時變先為之備幸賴以安俗素俚公整禮法革
而為文

同居時避兵暨陽富民黃姓貧重不能悉致分以遺
經歷公公初弗却既而輿付其家不私毫髮同郡
吳某以仕留溫貧不能代吏希上官意誣以他事
繫獄公為直其寃贖而遣之吳感激莫為報以二
女子遺公笑以魯仲連語答之

元季欲改鈔法經歷公辟相府掾謂相君曰鈔通行
久不宜遽改吳行可僕世南武子春三人者意皆
不然相君因俾之問辨三人者辭雖屈而陰飾諛
以順相君公序次問辨為論一篇嘆曰書此俟十
年之後吾言若驗天下之事可知矣既而相君被
讒而去京師日見鈔法難行數年後鈔全無用國
事亦感

元至正間經歷公棄官歸好鼓琴自製琴操以教諸
子構屋半軒以書自娛日與賓客兄弟講論於經

母旋奉庭訓頌諸族屬義門無私財世當為法
元季浦陽近寇疆軍需百端家屬遭不測經歷公料
度時變先為之備幸賴以安俗素俚公整禮法革
而為文

同居時避兵暨陽富民黃姓貨重不能悉致分以遺
經歷公公初弗却既而輿付其家不私毫髮同郡
吳某以仕留溫貧不能代吏希上官意誣以他事
繫獄公為直其寃贖而遣之吳感激莫為報以二
女子遺公笑以魯仲連語答之

元季欲改鈔法經歷公辟相府掾謂相君曰鈔通行
久不宜遽改吳行可僕世南武子春三人者意皆
不然相君因俾之問辨三人者辭雖屈而陰飾諛
以順相君公序次問辨為論一篇嘆曰書此俟十
年之後吾言若驗天下之事可知矣既而相君被
讒而去京師日見鈔法難行數年後鈔全無用國
事亦感

元至正間經歷公棄官歸好鼓琴自製琴操以教諸
子構屋半軒以書自娛日與賓客兄弟講論於經

辨不以病衆取先世嘉言要約類編日省有不遵
行者正色白之

元至正二十年庚子屬大比江南道梗廷議設流寓
科以策士之在京師者見博士公送王伯達還江
右序

貞孝公母疾逾年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
身代臀患疽不能坐跪治藥劑膝為之胝母病草
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悲終身不食居父
喪哀毀骨立服除猶不勝人事凡遇諱辰却酒肉

弗御者七日當奠悲痛如初喪因涕泣得瞶疾

元至正二十三年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
與諸暨隣壤訛言寇且至子家避地東陽或移金
華冬寇壓東陽貞孝公在金華聞羣從兄弟囊橐
皆無餘盡持服食衣衾徃分之身罹寒沍亦不卹
嫁從弟之孤女豐逾已子家衆有疾一夜三四起
視凡遇死喪急難身任之或以非禮相責讓但俯
首默受不與人較

蕪春王烈家毀於紅巾帥其族五十口乞食浙右貞

孝公館之數月而後去有同邑人貧不能養母來告於公公曰吾何獨無母可養耶厚周之幼時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叩其故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不食者日再周矣公傾篋中錢與之村人王姓患多男子公至其家聞兒號聲甚急蓋將溺之公為陳父子至情惠之粟王大感悟

金華洞溪流湍悍甚舊有石梁久圯貞孝公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然而和未幾梁成

明初詔下府縣蒐材薦紳交譽貞孝公部使者趙壽迫公就道以耳聵力辭趙察其誠不敢強先是薦為月泉山長亦不就

元明之交故家譜牒以兵燹漸泯者無限貞孝公避兵人見公袖二書坐卧弗離乃宗譜家範也迄今歷數十世皆可攷公之力居多所著遂初齋稿前後二集前集已散佚僅存後集一卷續文類七十卷亦佚

貞孝公有僕年少而愿常夜夢少婦為崇尪羸日甚

不肯以語人巫覡藥餌皆無濟公語之曰爾之病
根我知之為爾治之須明以告我否則不效僕乃
告之故公命移牀於公之卧榻側公坐榻上命拜
於榻下夜漏三下乃遣之卧如是信宿僕喜曰安
寢無前夢矣病遂愈邪不勝正誠哉是言

先世延吳淵穎宋文憲主講席以德行為先文辭次
之今讀奕葉吟家先哲砥礪躬修一吟咏皆有本
之言博士公和柳內翰朔游十首其一云昔予尚
幽志看山以娛情于焉寸陰惜夜讀而朝耕林臯

足清興俚語時或成何以律此身順理惟謙亨其
二云微踪類萍梗漂泊追檣烏中年戀薄祿迷途
事奔趨浮雲汨市朝幽趣懷郊墟衡茆足羹糗此
樂吾知吾其三云偶然被章服螭坳筮鵠班况茲
奉清燕彙進叨儒官千金罷駕任杻桎誠非安昔
年雲壑思今我得縱看其四云酸鹽不同味世好
苦多般霜蹠任馳野倦翮恒思山悠然肥遯者息
影雲林間心淵靜而瑩保此一掬慳其五云溶溶
白麈溪溪頭存舊屋歸來謝軒車高枕睡偏熟石

田幸有秋歲計免枵腹杖藜步林泉投老豈非福
其六云中林有新樗擁腫故壽豈惟其凌雪霜歲
晏青不改巧諛多顛躋拙訥乃寡悔於此謹操存
五十餘六載其七云登庸忝宣文法語曾替否豈
不天聽高首肯獲虛受趨班陪羣工瓦礫豈在後
論才知空踈深愧非八斗其八云淮鄉幸生還脫
險猶涉海升堂展家慶兄弟忻具在回思二十秋
節序驚謝代食力終天年吾心豈敢怠其九云承
恩居上庠月課叨預考一榻擁氍毹橫經思講道

青燈十年夢白髮今已老世路多險巇始知在山
好其十云同居繇建炎屬族日以大而我於衆中
迂踈實無奈行吟紆幽懷詩成果誰和往事勿復
言悅耳好音過貞孝公和之其一云山居有餘暇
曷以攄幽情藉茲一卷書筆硯供畚耜如農勤南
畝所望秋有成治之不自力膏雨難豐盈其二云
寒風號叢林日暮鳴棲鳥往者今已返來者明即
趨人生亦如寄何間東西墟太虛一寥廓道大當
存吾其三云弱齡事觚翰學業究賈班六經真根

本四維崇衣冠淫邪干正倫闢之乃能安是非定
褒貶庶為千載看其四云圓顛履方趾肯與庶類
般常存濟物心積小當成山俯仰無愧忤中立天
地間所期身後名豈為歲月慳其五云平生嗜恬
澹石田與茅屋寵辱期兩忘修存貴精熟惟恨學
不充弗恨飢枵腹動靜得自便即是膺百福其六
云丈夫一世豪天衷當樂豈直諒執高節物改心
不改辭祿遂初情抗志終勿悔希聖先希賢芳聲
繼前載其七云世人尚功利於我志則不謙亨必

豫隨虛中能實受奔趨莫迨前事業多在後槩量
者何人終然較升斗其八云君子貴有容如水注
東海細大靡不收包含固應在所以蘊厥德不盈
亦不代逝者既如斯來者其可怠其九云往牒定
是非取舍貴深攷善惡在人為興替由天道積慶
必有餘保艾應未老羸金豈不良何如義方好其
十云努力崇明德莫待悲老大前修既已往後武
其將奈蜀山發聲詩一唱作者和况茲淑後人昔
年自庭過博士公以忤宰執被斥恬退自甘不作

不平之鳴非內蘊有素曷克臻此貞孝公屢聘不
就得漆雕氏之意每於結句自勵

元至正十五年重九日宋文憲率同志登康侯山會
日晚憇浮屠舍以杜牧之登齊山詩第四句分韻
各賦一詩自文憲而下凡七人文憲欲為序久而
未成因屬筆於貞孝公錄於左

至正乙未秋九月九日潛溪先生率同志登康
侯山時西風作涼晨霜凋木殆盡諸峯皆嶙峋
獻狀或嚮而迎或俛而踞或奮而趨使人應接

不暇山之南則大江如長蛟千尺盤屈而東下
景物極可玩遂攀崖而上勢峻峭幾不可寘足
坐石而休息者三每一休則所眺益遠而景象
益可觀及到山巔則一平如砥中有宋胡侍郎
廟廟旁有寒泉一勺引手掬飲之味甚清冽斜
行過山東臨一石穴高廣踰尋丈皆蒼隼棲止
其內遇人則驚起格磔雲霄間又斜行過山西
演迤平曠可列坐遂舉觴共飲飲酣復浩歌陶
潛詩興趣益豪恍若乘雲馭風逍遙出塵世外

而不知身居危峯之頂也會日晚四山丹彩散
亂度不可留乃回憇浮屠舍以杜牧登齊山詩
第四句分析為韻各賦一詩詩成僧普安奉菊
酒進曰山川寂寥已久今者得二三君子高吟
朗咏於窮崖絕谷之間誠不朽之美事也願以
此觴為諸公壽衆乃欣然次第飲之泛舟乘月
而歸嗚呼陶彭澤去今已千載對菊酌酒而賦
詩者豈無其人不知有登是山以散攄幽情騁
寄遐矚者耶使彭澤有靈亦必為破顏一笑也

詩自潛溪公而下凡七人潛溪欲自為序久而
未下因屬筆於淵淵雖不敏禮弗敢辭

宋文憲嘗言世之為師弟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
視越瘠我於鄭仲涵義則師弟情如父子追述嚴
陵別意詩曰結髮與子交二十有五春手足雖殊
體肝膽實同身朝惟接觴翰夜幌抱衾裯殷勤忠
款意寂寞采真遊親暱物所忌一旦忽東西剛腸
固無淚不覺萬行嗥子時惜我出錢至澱溪瀆離
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情親忘道遠猶謂咫尺間

行將過嚴瀨勒轡子當還子方執手泣胡可使睽
離中情一如何東流無止而流水到海止唯潮兩
度來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十迴欲別不成別背顏
強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出倚飄柱望望
望苦愈濃馬首出復沒漸入烏龍峯峯高在天半
未晚涵日車巖阿人已隱恨不鏟嗟我身雖逐棹
發魂則隨子征暝泊蘆花渚寤言呼子名迤邐向
前驅徘徊宣歙間李白題詩處蹋蘚升屨顏升高
欲為樂念子翻成愁想子已抵家伯仲聚綢繆自

此積煩思思繁如棼絲奈何三月久不得子音徽
客鴻未返塞夜鵲尚飛南俚詞寫中悃一歌百慮
覃貞孝公答云昔年別公時江柳芳翹春暄風暖
柔條旭日溫弱身夜宿浦陽汭旅邸衣作裯弓旌
載周道晨發事遠遊淒淒雨中別黯黯日欲西恨
不隨公去矯首如嬰唬愁雲暗林谷悲泉咽江濱
進退復趨趨奈此岐路分歸來掩關坐累日醉夢
間倚闌空延佇循柱時迴環百年駒隙過三度生
別離公當耳順年我亦不惑時縱如鐵石心寧不

情往來數日計去路屈指腸九迴煌煌五雲路彩
彩瀛水舟仙階列上台鶴禁超班頭史筆贍三長
墨花分澹濃書詔侍宮燭宮酒出駝峯禮賢尊宿
學出入蒲輪車縫掖衣楚楚章甫冠我我終期裁
信史言歸向南征定知不俟年納祿成高名琴酒
逐魚釣攀躋林壑間雲山可娛意庭柯可怡顏豈
知身未遂令我徒懷愁看雲重徘徊望月空綢繆
秋堂不成寐元髮將生絲擊筑徒亂意御琴惟拭
徽公在江之東我在江之南時於夢中見庶幾情

一覃師弟睽違情見乎詞讀之愛敬之心油然而
生

詠物托興美刺在正反之間貞孝公黑葵詩曰燕南
御史面如鐵立朝蹇蹇修臣節死後芳魂不可回
化作戎葵尚深黑叢叢嫩萼淺含點密密深葩巧
凝漆當年曾與陳元游一齊封作松滋侯臨池學
書不計歲墨花染却青貂裘穠李逢春好顏色陽
城下蔡都迷惑紛紛尚白盡嘲元向日丹衷有誰
識君不見無鹽則治西施卮尚德尚色宜鑒之又

情往來數日計去路屈指腸九迴煌煌五雲路彩
彩瀛水舟仙階列上台鶴禁超班頭史筆贍三長
墨花分澹濃書詔侍宮燭宮酒出駝峯禮賢尊宿
學出入蒲輪車縫掖衣楚楚章甫冠我我終期裁
信史言歸向南征定知不俟年納祿成高名琴酒
逐魚釣攀躋林壑間雲山可娛意庭柯可怡顏豈
知身未遂令我徒懷愁看雲重徘徊望月空綢繆
秋堂不成寐元髮將生絲擊筑徒亂意御琴惟拭
徽公在江之東我在江之南時於夢中見庶幾情

一覃師弟睽違情見乎詞讀之愛敬之心油然而
生

詠物托興美刺在正反之間貞孝公黑葵詩曰燕南
御史面如鐵立朝蹇蹇修臣節死後芳魂不可回
化作戎葵尚深黑叢叢嫩萼淺含點密密深葩巧
凝漆當年曾與陳元游一齊封作松滋侯臨池學
書不計歲墨花染却青貂裘穠李逢春好顏色陽
城下蔡都迷惑紛紛尚白盡嘲元向日丹衷有誰
識君不見無鹽則治西施卮尚德尚色宜鑒之又

法不聽婦人言因以家規進上顧左右曰人家非法不守况國乎

有鳥曰姑惡其聲聒耳貞孝公賦詩曰姑惡姑惡姑何惡底事悲號向林薄血流滿口不知休夜夜直嘯山月落鷹鷂有爪利如鋒攫却慈烏無遁踪何如去此不祥物免使惡聲來耳中采苓公和曰姑惡之鳥豈女流如何棲我田塍頭聲聲叫道姑姑惡暮暮朝朝叫不休婦人入門事箕帚縱姑惡來當順受長長短短家家有何向人前說家醜湘陰

吳伯能浦江縣志遺事篇謂二公賦詩後遂屏跡無聲鳥微物也孝義有以感之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洪武十四年姦人誣告與胡惟庸通事甚危叅議公湜兄弟二十五人存者二十人而五人為公之兄仲兄采苓公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請行至京采苓公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公曰兄年髦弟任家事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

之召二人至殿前上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
宥之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
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授中順大夫福
建承宣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籠衣詔所徵財還
鄭氏給驛俾兄弟同歸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
應等五人後皆授叅政俱有聞於時自後鄭氏每
歲入覲賜燕命與顏曾思孟子孫同班

叅議公官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戒弗犯南靖縣民
為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為奴公

言於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有商二人盜殺其一
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於官捕盜繫獄驗所殺
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黨鞫訊因縛置於庭匿
吏案下夜半盜黨顧庭空無人私相語沉屍井中
事吏盡得之明日以詰盜盜驚服

提點公洪通尚書有應變才明初岐陽王駐軍嚴陵
嘗留叅議軍事薦於朝除禮郎授江西照磨改內
藏庫提點洪武四年以累死家當簿錄上憐義門
止錄本房繼室石孺人法當配自縊死上嘆曰真

義門婦也崇祀節孝祠

仲容公瀛性嗜琴譜六十餘操月白風清登樓鼓之
脩然身在世外患疽五年配黃孺人扶掖無怠公
亡矢志不移崇祀節孝祠

同居時被誣當罰作四年衆方難其人仲釋公渙語
子僉判公桐曰吾門以義名非汝誰當行者遂遣
往就役

仲昭公漢性遲靜幼時每授一書天將明立於外庭
對曙色讀之數百過久而勿忘年十二通語孟大

義德量過人嘗侍於仲父有梨數十忽失其半疑
公持去因詰公公弗辨責讓再三亦不動色數日
後從父謂公曰梨乃汝弟取以奉母非汝也伯父
青棗公命收楮幣一萬二千五百緡旋取旋用一
日再索公應已盡伯父怒曰尚欠二千五百緡汝
合償公不自白後責償愈急公惴惴無一語兩月
後忽召公曰吾以二千五百緡為一束四束則一
萬緡而以其零二千五百緡分兩束今誤以六束
求緡數吾之過也公始得謝而還

仲瞻公淇善治孳畜收息倍常別貯餘財以備凶荒
後值三年水旱食指數千得不匱先是新城帥駐
軍近家以資糧靡屨之緩欲加重罪公顏色不變
帥壯而釋之歸不言勞每增產必多與人直
仲開公濬善計籌佐諸兄理家業專掌勾校出入從
容談笑無毫髮遺脫

同居時家衆避兵居外宣使公淇獨留率鄉人防守
魚肉蔬果時遣持往以安長幼軍士過門犒勞豐
腆莫不感悅秋毫無犯遇敵一鼓而勝主帥以為

得鄭家犒軍力叅政周伯琦舉為江浙行省宣使
嘗治事過郡城望府而步胡仲申悅公雍容有禮
以姪女妻焉

主簿公渙有爭訟赴愬者輒與酒和解之或以橫逆
脇求財物與之不較

仲瞻公淇母夫人病孿十餘年躬侍寢膳湯藥未嘗
懈

元越國守金華時舉仲載公得為稅課司令用公言
約束軍士以便商賈課日以增後值桐溪兵亂越

國被害守宰皆棄官遁公獨坐署亂兵至向公索
所掌之印公罵不與斫公左手終不與投印於井
事平以傷重告歸自後門戶多事公支持不倦聞
諸兄命輒往雖疾亦扶以行撫兄弟諸孤若已子
為娶婦必加腆五服弟仲崇公滌被會稽劉氏誣
搆當就峻法公代行為白其寃

明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魚鱗圖冊命
太學生莅其役太學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
死時采苓公主家政當就逮京師貞義公洵毅然

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
揚獄兄老矣此行必不返吾得死於義不愧揚州
祖矣遂詣理誣服死金陵迨喪歸鄉人士莫不哀
之私謚貞義處士時季常弔公詩曰遠從白下捐
軀日全似維揚就逮時張壁詩曰兩世弟兄爭就
死三朝孝義獨旌門明善詩曰不向此中尊國法
更於何處覓天倫李子儀詩曰旌義故家同致力
臨危難弟又爭先

貞義公受業於宋文憲以古人自期幼籠雞卧榻側

言方金卷一
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通貫經訓
尤精於宋氏詩論為文根據仁義有奇俊語老儒
多歎譽之著有師古齋稿

同居時有暨陽湖田以更徭水災入不償費衆患之
仲崇公經營其間十餘年裕如也樹松成林植果
成園日以彈琴酌酒自娛每公文叩門未嘗失事
機假貸貧人不取其息有饋遺笑却之親喪既葬
廬墓治塋域

仲養公瀾長家十餘年恪守先人規作詩得和平敦

厚之旨著有默齋集

誦芬錄卷一



